

文娛圈

本报文化部主编 | 总第 43 期 | 2015 年 1 月 17 日 星期六 责编:胡 欣 视觉:戚黎明 编辑邮箱:xmwhb@xmwb.com.cn



人物圈

若不是王学兵以诚相待,少有人能懂得演员的苦。众星拱月?山花烂漫?更多的时候,其实只是野草春风——逢不到春风,就要自己鼓,却也未必能掌控风往哪个方向吹。

《将爱情进行到底》这部上世纪 90 年代末的偶像剧,捧红了李亚鹏和王学兵,两人至今是好友。最近最劲爆的绯闻是范冰冰和李晨好了——作为唯一被范冰冰承认过的前男友,王学兵很实在地回复:“我和他俩都认识,我去问问,如果是真的,当然祝福。”此前,王学兵还与另一位同样有实力有追求的男演员陈建斌合组了一个电影公司,名为“业余时间”,制作的第一部电影《一个勺子》在去年台湾金马奖上拿了不少奖项,其中陈建斌还得了“最佳男主角”和“最佳新人导演”。之前,王学兵还与廖凡、桂纶镁合演了《白日焰火》——这部让大众开始关注的小众文艺电影,使得廖凡攀上了演艺事业的高峰——柏林电影节最佳男主角……

“至少要有仰视高尚的姿态”

最近一年,王学兵的事业关注点,回归到了话剧。他从 3 月 4 日起,会在人民大舞台亮相,主演《人民公敌》。这出由挪威戏剧大师易卜生编剧,北京人艺林兆华导演的话剧,当下上演也颇有意义——哪怕成为“人民公敌”,也要敢于“说真话”、“讲道理”,因为“最有力量的人是最孤独的人。”这一次,王学兵是主角,已经在北京看过首演的记者说,王学兵的演技,是全剧最大的亮点。

“接到大导的邀请很激动,他没有忘掉我”,王学兵十分尊重林兆华,“他是中国最有个性的导演,而且他的太太是我大学里的主讲老师。”距离上一次演话剧已有 17 年之久,王学兵回忆道,自己在中戏表演系的主课其实就是话剧表演。只是当 1994 年毕业的时候,京城舞台流行“荒诞派”,怎么会排现实主义?拿到《人民公敌》剧本后,他就觉得很棒,“不像有些剧本,要靠演员自己去寻找人物逻辑的合理性”,“可以演得纯粹,可以比较彻底的释放。”

在《人民公敌》中,他饰演的是一位医生,指出了公共浴室的水源被污染,会损害大家的健康,却因为各种别有用心势力纠集,在市民大会上被诬陷为“人民公敌”。“好的剧本,不需要复杂的形式,只要坚持真理就够了”,王学兵分析这个人物时说,“固执的人有局限性,但是要努力去做一件对的事情,但很多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中途放弃了。”“虽然,我不可能马上就像这位医生那么高尚,但是我们至少要有有一种仰视高尚的姿态。”

“先有意愿就会注意到机会”

王学兵说的话有时候特别哲理,有时候则很柴米油盐。他坦承,17 年后来演话剧是因为,“刚毕业那会儿,觉得演话剧还不能满足生活以及被认可的需求”,在另外一个场合他说得更直白些:“因为赚够钱了”。

在影视圈里跌打滚爬地做演员,让他深切地觉得:“影视的成功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似乎成功了,但却很模糊;有时候花了很长时间,却没有好的效果;有时候成片与你拍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只有话剧,从选择剧本到最后演出,是可以预见其效果的——因为,仅话剧的剧本,就是深思熟虑出来的。”

“要是自己先有了意愿,就会注意到机会,”他是这样总结自己被林兆华“发现”的过程——因为大导看了《白日焰火》,觉得他身上有着“黑色幽默”。说不紧张是不可能的。重返舞台之初,他也多少会有些担心失败,况且剧本给予的只有文字,“要表达清楚没那么容易”。偶尔,他也发现剧本个别地方的逻辑不够缜密,于是向林兆华求教。大导回答,“这个

王学兵谈主演话剧《人民公敌》:我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与世界亲近——

敢“说真话”的

爆炸头



医生不是理论家,只是想告诉大家正确的事,如果太缜密就是推理剧、侦探剧了。关键是呈现出怎样一个人,才最重要!”因此,他觉得“放松地去表达,就会有个性的抒发。”

他“放松的第一步”就是外形。他琢磨着有着科学家精神的外国医生,应该看起来比较像爱因斯坦。于是,他就烫了一个爆炸头,留了小胡子,看上去仿佛被岁月打磨出风霜的样子。这个与他以往造型完全不同的模样,果然引发话题——当爆炸头还有点短的时候,大家看到他会说:“咦?陈奕迅哎!”

话剧《人民公敌》与王学兵签了 60 场的巡演合同。从上海起,一直要延续到 8 月去台湾。他觉得凡事浅尝辄止没啥意义,“可能实际演出的场次更多,这趟全国巡演更像是一

场旅行,从体验的质量上来讲,能让你真的了解一个行当,一个个地方。”他也希望从头到尾、由表及里地钻入一个领域。

“做任何事都不耽误做演员”

王学兵兴趣广泛得像个纯然的孩子,他甚至不忌讳自己 5 年前热衷于喝酒,遍尝百酿,“后来发现电脑也很有趣,就不喝酒了。”他也不忌讳自己被侄子质问:“家里怎么一本书都没有?”“没有书不等于我不想获得知识。如今获得知识的方式各式各样,并不拘泥于书本。行万里路的话,也许可以替代读万卷书。”

“我并不在乎自己比昨天更红多少,我只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与世界亲近。”对于自己并不太清晰的“定位”,王学兵并不以为然。他

在把影视圈里挣来的钱,还投入了一个音乐公司,半年里录制了四五首歌,如今也运营正常。“业余时间”——这个电影公司的名字,更能体现他和陈建斌对待演艺圈的态度。“在业余时间,我们可以运用已有的平台、人脉,再去创造一些我们觉得有意思,而不是电影工业觉得有钱挣的作品。”《一个勺子》的摄影团队,也是张艺谋的摄影班底。这出也带着黑色幽默气质的乡土题材电影,今年会上映,但他也不清楚是否会“卖座”,“中国电影的行业,不应该去猜测观众要什么,有时候连观众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除了演员,他还自己写剧本、创作并演唱歌曲、捣鼓电脑,并且热心各类公益事业——自 2002 年开始连续 12 年担任中国法学会“反家暴网络形象大使”;连续担任 2004 年雅典奥运会和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火炬手,两度传递奥运圣火。同时,他还担任过多个公益慈善项目的宣传员和形象大使,并荣获多个公益奖项和“爱心大使”称号……

他还自己拍摄过两个微电影,算是导演作品。2012 年,王学兵首次担任导演执导的微电影《坚定的锡兵》荣获第 24 届哈尔滨冰雪电影节触电单元“导演风格大奖”。去年 1 月,他还在微博上发布了一条名为《等待 DIDA》的视频短片,短片内容是他陪伴新婚妻子赴美待产生子、到孩子逐渐长大的内容。他还顺带感谢了微博:“因为有了微博,我开始把平常的念头都随手记下来,慢慢发现,自己不算是很内向的人,是个很愿意表达的人。”

他已经是演员界里的“数码达人”,时常把自己拍摄的短片、MV 放到网上与人分享。在印度拍完电影的庆功宴,被他剪辑成 MV《My life is a party》(我的生活是个派对),第一个镜头就是他一手拿着自拍的摄像机,一手拽着同伴一起跃入泳池深处。有动如脱兔的镜头,也有静如处子的画面——只是把镜头架在德国柏林住所的窗台,拍摄 24 小时里静止的建筑物和流动的风云变幻。他还制作了几支专业水准的 MV,发了一张单曲《蜜雪儿 de 冒险》。

不过,他始终觉得,今后涉及最多的还应该是做演员。“我是职业演员,有时候可能未必喜欢这个角色,可能去干些其他事情”,话锋一转,他又绕回来,“不过,做任何事情都不耽误做演员。”生活经历愈加丰富,赋予角色的层次和内涵就更加丰富。

“做演员会的东西越多越好,要不然你演什么呢?”

“孩子和工作是甜蜜的负担”

DIDA 是他孩子的名字,不过 1 岁左右,已经随着妈妈和姑姑一起,随着王学兵一起巡演。初为人父的王学兵觉得,虽然辛苦一些,但是不想错过孩子的成长,也怕万一离开孩子时间长的话不认得爸。

看着孩子,他觉得——“只有孩子,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完完全全需要我的人”,“我现在坐车都一本正经系上安全带了”。而且,有了娃之后,他对这个世界就想得越来越多,言行变得柔软:“顾忌,是好事,无所顾忌是危险而且无意义的。”

有了孩子,“生活变得麻烦,但是也是甜蜜的。这就像工作一样——任何工作,也都是甜蜜的负担。”他解释道,如要对工作负责,就会感觉有负担,但是改变、提升了自己,就感觉到了甜蜜。

他还把犹疑、迷茫、困惑、矛盾的情绪,注入自己作词、主唱并主演的 MV《我们怎么办》里。在有点抒情、有点慵懒、有点跌宕、有点伤感的摇滚调调里,他唱到:“哪一天会晴朗呢,太阳不出来,我们怎么办;理想还遥远吗,我不知道;那彼岸怎么也到不了,我们怎么办……”

这首长达 8 分钟的 MV,落幅画面是王学兵音乐公司的“口号”:“尽量学好,坚决无聊。”

王学兵,又名王学好。

朱光